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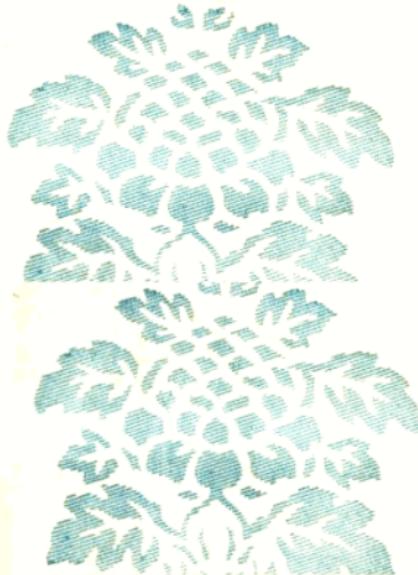


(通俗話劇)

# 人在福中不知福

苏州市星艺剧团艺术委员会集体创作

張幻夢 方笑笑 陈 磊 許梵林 执笔



江苏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

## 人物表

- 柳家培 (家) 男,出場時二十歲,貧農  
柳亂父 (祖) 貧農,出場時約六十歲  
柳家珍 (珍) 家培妹,出場時十五歲  
黃根娣 (娣) 家培妻,二十五歲  
張榮根 (根) 男,出場時二十六歲,貧農  
榮根嫂 (嫂) 出場時二十二歲  
哩吧 (亞) 出場十七歲,雇農  
韓書記 (書) 区委書記,約三十九歲  
李宾 (李) 区委干部,二十五歲  
老孙 (孙) 区委炊事員,約五十歲  
三嬢嬢 (嬢) 家培的鄰居  
王麻子 (王) 地主、伪鎮長,四十多歲  
阿狗 (狗) 地主狗腿子  
袁成 (袁) 王麻子帳房  
曹永昌 (昌) 濟南富农、根娣姨夫  
老道士 (道) 财神庙道士  
伪军官 (軍)  
士兵 (兵)  
香客若干人  
农民群众若干人

## 第一幕第一場

时：1945年底。

地：地主王麻子的家，台正面是一个比較考究的客厅，台左是进出的大門。

〔地主家里正为小孩做生日，人声吵杂，热闹非常，王麻子带着喜气和酒意出来問帳房。〕

王 老袁，收到多少东西？

袁 哦，东翁，你听我講啊：

(唱)昨日我伲小少爷，真福仔格气，

(干板)閑忙得來邪邪气，

到底东家有地位，

啥人勿要来拍馬屁。

貼子发脫几百張，

張張貼子都送礼，

迪笔进帳曉坏人，

真真发财等得及。

(唱)翻开礼簿仔細看：

(干板)周岁团子周岁糕，

还有寿燭和寿面，

張公館真吃介，

送了喜帳还送金鎖片；  
李公館真小氣，  
一付手鐲一点点；  
陳太太送来百家衣，  
一頂帽子浪真珠子有几十粒；  
还有那綉花衣裳綉花褲，  
綉花袍裙翻絲棉。

(唱)还有那洋鈔票无其数：

(干板)百家鎖浪鏈条粗来些，  
称称起碼三兩几，  
还有金木魚金腳鐲，  
南貨行，又送来山珍、海味，  
綢緞庄送来許許多綢被面，  
还有湯司令手下參謀長，  
送来一付金台面。  
一共拿來算一算，  
可以开爿金子店。

〔內白：鎖長，王副官有事叫你。〕

王 噢，我就来。(对袁)你整理一下，我到里面去会就来。  
袁 好。好好好。

〔王下。袁核算礼物簿。整理礼物。〕

〔柳家培的祖父上，他因为今天已是小年夜，特来探望家培。虽年

近花甲，但精神十分好，来到地主王麻子家门口望着大门徘徊着。正想叫喊时，哑子拿着礼物准备出去，见柳四爹做着手势。

祖（见哑子拉住问）谢谢你，我孙子家培可在？

哑（见情很聪明地叫祖等着，进内喊了家培出来，自己送礼去了）

家 爷爷，你跑累了？（朝里望了一眼）还是在外面坐吧！

祖 家培，我也不想到里面去。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来？

家 别提这事了！方才和帳房已闹过一次了，我是想把帳結完，多少帶几个錢回家来，可是他偏要等到天亮才結帳。

祖 天亮！天亮不是大年初一了吗？家培，本来我不想来的，因为你祖母有病，几天没有吃了。你妹妹直嚷着要吃，今天是年三十，叫我那里去要去！

家 爷爷你沒有吃过饭吧？（转念）我去想办法去。（往里走）

祖 这种年头叫我們穷人怎么过！有錢的人家这么舒服，我連要飯的地方都沒有。向穷人家要，他們連自己都不能过，向有錢的人家要嘛，非但不給，还要挨一頓罵。这世道真是太不公平了！

家（拿了一碗饭上）爷爷你先吃一点吧。不管怎样我总得結好了帳回来。（将饭倒给爷爷时，狗腿子上）

• • •

- 狗 嘿，你們在此地干什么？把門口都堵住了，象什么样儿！（指祖）这是什么人？
- 家 是我爷爷。
- 狗 什么爷爷不爷爷的！快走开！走！走！（狗进，見帳房）帳房先生，柳家培跟一个老头儿在門口噜哩八苏的不知做些什么！
- 袁 吓！你去叫他进来。（狗出叫家培进）
- 家 帳房先生。
- 袁 唔，你不干活，在門口做些什么？
- 家 我爷爷来看我。
- 袁 看你做什么？
- 家 帳房先生，要是你早把帳結給我，我爷爷也不会来看我。
- 袁 照你这样說，倒是我叫他来的了？
- 家 我并没有这样講。帳房先生，你就給我們穷人方便一点吧，讓我們好早一点回家。
- 袁 你不要把我話扯开了，我是問你在門口作些什么？
- 家 我不是說过了，請你照顧我們一点。
- 袁 你說什么？我是問你在門口跟一个老头儿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你現在东拉西扯的想来瞞我嗎，快說！
- 家 我沒有什么呀，就是裝了一碗飯給爷爷。
- 袁 好，你的胆子真不小，你竟然把飯偷出去，好！現在

我也不跟你多說。你牛棚里的事做好了沒有？

家 我只有兩只手，从早到晚一直沒有空閑过。好，我吃饭再去一点做好了。

袁 你还想吃饭！

家 不吃怎能做得劲呢！

袁 今天你的饭不是已給你偷出去了？

家 帳房先生，你不要老和我們底下人作对，一个人总要凭良心，我們做得象牛馬，連飯都不給我們吃饱，就是牛馬也得吃饱了才能做得劲。象你帳房先生坐在帳台上不动，就是不吃也不要緊。

袁 什么話！不动不吃又不是死人！好，竟敢罵起我来了。

家 我也不是罵你，我怎敢罵你呢！我是說会动腦筋的人，不吃东西是不在乎的……

袁 动腦筋也得要吃。

家 那末我們出力气的人怎么能不吃呢？

袁 你这小鬼嘴这么厉害！你不想想你是什么东西，你配与我来比么？你簡直在做夢！

家 你是人，我也是人，你有你的功夫，我出我的气力，大家都是吃人家饭，何必狠狠的！

袁 去去去，別跟我在里噜苏，快跟我去做活！

〔家培不作声下。帳房又算帳。門外曹永昌上，啞子从外回来，見

曹立問。狗腿子聞聲而出。

狗 什么事？

昌 我是來看你們帳房先生的。

狗 你姓什么？

昌 我叫曹永昌。

狗 你等一等。（預備通報，啞子搶着要去先報）

狗 弄也弄不清，死要搶在前面。好，你要講你去講吧，  
看你講得清楚。

〔啞對袁說了一陣，袁聽不清楚。〕

狗 叫你不要搶在前面，一句話都講不清楚，去去去！

袁 你來講，什么事？

狗 外面有個叫曹永昌的來看你。

袁 看我什么事？

狗 我怎麼知道。

袁 好，你請他等一等，我馬上就來。

狗 是。（狗欲出，見曹進）好，請你自己去跟他談吧！

〔狗下。〕

昌 啊呀，我在門口等得要命，你到很定心呢！

袁 哩，老曹，真對不起，請坐一回兒吧。

昌 不用客氣。老袁，你怎麼這樣不守信用！說今天來付  
錢，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呢？叫我怎麼對得起人呢？  
當時是我替你擔保下來的。我們是要好的朋友，要

是我不保你，你就下不了台！現在你不付錢，他們就要到我家里去牽牛，你要替我想想。

袁 真对不起，害你那么远的路跑来，我心里也是过意不去。我一定想办法。

昌 不是想办法的事，是馬上要給人家錢，若是晚一点，他就要到我家去牽牛了，我不能为了你，把我的牛給人牽走呀！

袁 老曹，你幫忙帮到底，讓我再迟一天，一定想办法付給他們。

昌 你怎么說得出来的！你一句話这么便当，叫我怎么去跟人家講？这样吧，他們人在我家里，你自己去跟他們講吧。

袁 好好，你坐一会，我馬上想办法。（思索看到銀箱自言自語）只有先把他借用一下。（开箱拿金鎖片）老曹，你就把他拿去付給人家吧。（曹接过金鎖片）

昌 如不够我还是要跟你算的。

袁 好，好。

〔曹永昌下，啞子在帳房背后叫喊，帳房一惊。

袁 到外面去！（啞子作手势，意思是問什么人，帳房作手势）是老朋友。

〔啞子下，王麻子拿帳簿上。

王 老袁，我們來对一下吧。

袁 鎮長，我看这样吧，省得你对，我結好了一起送进来吧。你鎮長这二天也很辛苦了！

王 用不着，馬上就对吧。

袁 也好，也好。

〔开箱一样样地檢查，王一面檢点一面看礼簿，不見金鎖片。〕

王 老袁，怎么金鎖片沒有了？

袁 (裝作鎮靜)有的，有的，(假意找了半天)

王 有，在哪里？

袁 是有的，我剛才看見的么，真奇怪！

王 噢，老袁，你不要跟我玩花样，我是很相信你的。

袁 是的，是的，我跟了鎮長这許多年，算帳从来没有弄錯过。鎮長你不是不知道的。

王 那怎么会沒有的呢？你再想一想看，你有沒有离开过此地？

袁 (灵机一动)对对对，鎮長不說我倒忘了，我是出去小便过一次，我回来看見家培跟一个老头儿在那里鬼鬼祟祟，我还看見家培給老头儿一碗飯，我想这金鎖片也一定是給这老头儿帶走了。

王 既然这样，你去把家培叫来。

袁 来人！

〔狗上。〕

狗 有什么事吩咐？

袁 你去把家培叫来！

〔狗进。

王 胆子真不小，竟敢偷起我的东西来了！

〔狗带家培上。

家 老爷，有什么事？

王 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个老头儿来过的，是你什么人？

家 是我爷爷。

王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

家 我给了他一碗饭。

王 还有呢？

家 没有了。

王 没有了，还不与我老实讲！

家 老爷，是没有了。

王 混蛋！金鎖片是不是你拿的？

家 老爷，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王 王八旦，还装糊涂！你不拿出来，我就要你的命！

家 什么金鎖片，我连看都没有看见过。

王 好，你嘴硬，来人！快把他吊起来！

狗 是。（帳房上前假劝）

袁 鎮長，耐气一点，让我来问问他看。（回头对家培）家培，我看你不要自討苦吃了，快去拿出来吧，鎮長的

脾气你不知道嗎？

家 我沒有拿嘛。

袁 你沒有拿難道說是我拿的嗎？我是為你，不要為了  
這块金鎖片把小性命送掉了！快拿出來吧？

家 你們就是逼死我，我也拿不出來！

袁 鎮長，我看逼也逼不出來，我到有個辦法……

王 什么办法？

袁 我看寫一張筆據，叫他做退帳。

王 好，就這樣辦吧。老袁，你看這块金鎖片值多少錢？

袁 大約近十担米。

王 那就寫十担米的借據好了。

袁 是，是。（袁寫好了筆據，交王過目）

王 叫他簽字。

袁 来，簽一個字！

家 什么？叫我簽字！我沒拿，簽什么字？

王 你到底簽不簽？

家 老爺，想我从小就到此地做長工，從來沒有偷東摸西。我人雖穷，可是穷得很清白的。平时你們打我罵我，我也沒有回過嘴，今天你們冤枉我偷東西，那怕你們打死我，我也要說個明白。我沒有偷，我也決不簽字！

王 好一張利嘴！囉哩八蘇的。你不簽是不是！（王站起

臉显出很凶惡的样子)签不签?

家 你們要把我們穷人逼成什么样，我現在不是象过去那样不懂事的孩子了！从小到現在一直跟你們做牛做馬的，今天又冤枉我偷金鎖片，你們不是存心害我，要我跟你們白做一輩子，你們这种心腸，簡直比毒蛇还要厉害……

王 他媽的！你罵起我来了！来！給我打！

〔狗上要打，袁拿據上前。〕

袁 不要倔強了，嘴硬沒有好处的，还是签字吧。

〔家見筆據，耐不住心头火，拿起筆據和禮薄，一起擲向王麻子的頭上。〕

家 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跟你們拼了吧！(扑向王打)  
〔狗見狀，即把家培打到地上，王又狠狠地打了几下，家培晕到地上。〕

王 他媽的，真是找死！

〔啞上，報告事情報不清楚，狗進內廳，急上。〕

狗 鐵長，里面楊副官請你去。

王 好。(对帳房)这个人叫啞吧看守好，等他醒过来再叫他签字。

〔王与狗同下，袁欲下，啞拉住袁，問明是为金鎖片事，指天地良心，拆穿帳房的行徑。〕

袁 不要瞎講！

〔下。

〔啞見家培很心痛，后見家培醒，喜悅。欲背家培逃走，發現家培右臂已受重傷，啞吧伤心片刻，隨即背起家培逃下。

——幕急下

## 第一幕第二場

时：接上場。

地：路上。

〔啞吧背家培上。家听后面似有人追来即告啞，啞將家藏过，又机灵地將自己打昏，并把一根腰帶子繞在頸上，躺下不动。幕内喊声，狗与帳房上。

袁 看你到什么地方去寻。

狗 你放心，他逃不了，我們到他家里去寻，保險寻着。

袁 快点走吧！（狗跑在前面，看見地上有个人，原来是啞吧）

狗 怎么啞叭躺在这里？

袁 呀，啞吧，快把他扶起来。

〔狗將啞扶起来，啞站不稳东倒西歪的，狗十分吃力地將他扶住。帳房帶做手势的他：“怎么到这里来的？”啞作手势，說明家培醒过来就逃，急追，追到此地想把家培拖回去，又來一个人帮家培打啞一个，最后被打昏在这里。

狗 要死快了！

袁 他既然逃走了，你問問他，逃到那里去了。

〔狗作手势問啞，啞作被打昏的状态，狗发火，啞又告帳房，含意：不讓我想。〕

袁 (对狗)你讓他想一想！

狗 你看他的死相。

〔啞故意指錯了方向，狗和帳房急追下。啞吧看他們走远了，才把家培扶出，高兴地逃下。〕

——幕下

### 第一幕第三場

时：与前場相隔不久。

地：庙宇一角。正中二間是破落的廊殿，当中一間是柳家培及他的祖母住的。左面是庙門，右面是财神大殿。

〔伪隊長的勤務兵神气十足地和老道士从大殿里走出来。〕

兵 我不管，這是我們大隊長的吩咐，一定要你把这些房子讓出來給我們養馬，你快点准备一下。

道 請你帮帮忙，这房子要是养了馬，还有什么人来燒香呢！你就讓我吃口飯吧！

兵 你跟我說有什么用？我也不是隊長！

道 請你在大隊長面前講几句好話，这里实在不能养馬。

兵 別跟我囉哩八苏的，我沒有这么許多閑功夫！(下)

道 唉！这种世道真不講理，硬要我把这破庙讓出来养

馬，真是罪過！

〔外面喇叭聲，財主和家人鼓手拿猪頭三牲來燒香。〕

道 徐大老爷，請！

〔全場人同進大殿。〕

〔柳祖父和孙女家珍同上。〕

珍 爷爺，我肚子餓死了，身上又是冷！

祖 家珍，你忍住點吧，你奶奶病了好久了，你哥哥被他們打得這個樣子，討到半碗稀飯，先讓他們吃吧。回头我再想辦法給你吃，（回头對家培）家培，我來了。

珍 奶奶，我們回來了。（二人鑽進破屋）

家 爷爺我吃不下，讓奶奶吃吧。

〔祖父連喊幾聲，老太婆不應，發覺人死，大哭。外面三姑和榮根  
嫂同上。〕

嫂 什麼事情呀，哭得這樣傷心？（祖父從里鑽出來）

祖 （對三人講）老太婆凍死了！

嫂 老的凍死了，二個小的也很冷，不要凍壞了身子，我去拿條棉絮來給他們吧！（邊說邊下）

婦 老爷爷，死了已經死了，不要太傷心，想辦法要緊。

祖 叫我現在有什么辦法呢？

〔榮根嫂拿了破棉絮與家培蓋好，一面安慰老爷爷。〕

祖 （唱）謝謝你們好良心，

照應我一家苦穷人，

老太婆已經來冻死，  
孫子孫女還年輕，  
我老老窮到如此樣，  
那裡來錢葬死人，  
活的已經難安排，  
看起來要冻死餓死一滿門。

嫂 (唱)阿爹不要來傷心，  
安排事體最要緊，  
死的已經來死脫，  
活的總要活性命，  
二个小囡真苦惱，  
無吃無穿柴里瞓，  
討飯總歸養不活，  
想個办法生路尋。

〔祖祖頭朝老太婆哭。〕

嫂 三嬸嬸，我伲都是穷人，有什么办法想呢。三嬸嬸，你  
有沒有办法想想？

嬸 荣根嫂，我們都差不多的，他們討飯和我們有什么二  
样，有什么办法想啊！(突然想起)喔，荣根嫂，我倒想  
起一樁事來了。

嫂 什么事情？

嬸 我儿子不是在旅館做嗎，旅館里有一个外路客人，他